

文思

## 我们与地坛

蒋 萌

不久前，受北京卫视《最美中轴线》栏目邀请，我与国内歌手龚琳娜、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同访地坛，向他们介绍地坛，也介绍史铁生，并且分享我的故事。

地坛，是北京中轴线上一处地标性建筑。上世纪90年代，史铁生的散文《我与地坛》发表。在文章中，史铁生叩问灵魂、追忆母亲、观照百态，文字生动而深刻，其“向死而生”的人生态度，感动众多读者。地坛也因此被更多人知晓，并多了一分文学的记忆。

这次拍摄为什么会邀请我？想必，与我的经历有关。乍看上去，我与史铁生有不少相似之处。比如，我们都是北京人，都是因为疾病从健全人变为坐轮椅的人，都经历过人生“至暗时刻”，都是靠文字表达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位置……这么看来，由我分享与地坛相关的人与事不显突兀。

我是80后，史铁生所处的时代，我没有经历过。真正相通且能引发共鸣的，是人性深处对美好的渴望、对浴火重生的崇敬。

在海岛教孩子写诗

周其星

当我支教结束，从南澳岛回到深圳，我在海岛的学生，依然在坚持写诗；洁菲写了几十首，用完了几个本子；章芸说要成立“11星诗社”，“11”是11班的意思，“星”来自我的名字。而在这年暑假，她投稿给国际儿童诗歌海滩计划的诗作《雾》，获得了优秀奖。

这段不足一年的支教经历，如今回想起来，已成毕生难忘的记忆。

我的诗教实践首先是在城市里推行的，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。我在学校成立星星童诗社，每周一次组织诗歌读写创活动。无论是走出教室去看天上的云彩，还是观察校园里盛开的炮仗花；无论是蒙上眼睛探索学校，还是举办光脚丫草地诗会，都能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。然而，现代诗歌教学并未在更大范围普及。

我在海岛的实践，让我深切感受到，现代诗歌教学完全可以大范围普及，吹着海风听着海浪长大的孩子，同样能够写出透明清澈充满想象力的诗句，并不逊色于城市里的孩童。

还记得登岛之初，班上的学生只会指着书上的字句拖腔拉调地读课文，家里、教室里可读的书挑不出几本，就连学校门口的博物馆、图书馆也从未踏足，更别说岛外的世界。他们对海岛的历史、文化、民俗以及地形、地貌像我这个外来者一样陌生，连岛上哪几座灯塔都不知道，更别提什么现代诗了。

那就从最基础的做起——读诗和抄诗。

我每天从“星星新诗社”公众号里挑选适合他们阅读的现代诗，要求朗读并抄写在我送给他们的诗歌本上，每天一首，从不间断。

同学们第一次尝试写诗是从谢尔·希尔弗斯坦的《如果之歌》开始的。

当同学们抄完这首诗后，猛然发觉：原来写诗这么简单！只要将自己的担心和假设一句句写下来，分行排列好，就是一首诗！

于是，大家不再满足于抄诗，更希望自己写诗。我顺势答应，诗歌的种子已然萌芽。自此以后，我们每周都会围绕一个主题进行诗歌指导，这些抄诗的孩子开始笨拙地写起诗来。他们写南澳岛上的壮丽日落，写切分海浪和风的礁石，写把歌声染白的雾，写吹得人寸步难行的风……当同学们将身边的事物写进诗里，他们就开启了诗人之眼，并以此去注视生活，去审视人生，去打量这座并未好好阅读过的海岛。

在看过短视频“快手上超过60万人在写诗”以后，同学们发现，很多人虽然身在基层却仍在坚持写诗，诗歌不是语言的游戏，更不是无病呻吟，它自有神奇的伟力，不仅可以记录生活，更能与自我对话。于是，成绩不佳但天天拿着诗歌本的小树同学写道：“我开心的时候写诗/我不开心的时候也写诗/我用诗来记录/也用诗来抵抗”。丽明的《弟弟》更是直击人心：“两年前/我十岁/弟弟八岁/两年后/我十二岁/弟弟还是八岁”，平白如话的语言不需修饰，情感自然喷涌，痛彻人心。

岛上的孩子，经由诗歌，破解了语言的密码，也找到了打开自己的钥匙。从长长短短的诗行里，我们可以洞察童年的秘密，也能知晓儿童的生活。教师和孩子家长，可以借此走进儿童的世界，因势利导，教育启发。

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岛上的孩子就掌握了写诗的基本技法，他们知道《如果你要写春天，就不能只写春天》，他们学会了《赞美一棵春天的树》，他们品尝了《夏天的味道》……他们给自己取笔名，他们写好一首诗就迫不及待发给我，跟我讨论如何修改……诗歌已然成为他们最为关注的事物，也是他们闪闪发光的生活。

离开海岛两年以后，我带着深圳的学生重回南澳岛，跟以前的班级学生手拉手结对，我们在海边读诗写诗，现场创作的诗歌，我一一收集起来。海岛上的孩子，不再是沉默的礁石，而是语言的舞者。

清晨的云朵还停栖在半山腰，石灰窑前已是人头攒动。伴随袅袅青烟飘荡出阵阵麦香，面包窑第一炉金黄喷香的面包出炉了。村支书刘志亮拍了一捧柴火走到窑炉前，往炉中添了一把火。这里有两座高达几十米的窑炉，一座是面包窑，一座是“窑书房”。一眼看上去，实在有些梦幻色彩。要知道，这两座窑20年前烧制的可是石灰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浙江省常山县路里坑村是远近闻名的“石灰村”。三衢山脚下，100余座石灰窑昼夜不息，满山石头在烈焰中化作生财的石灰。

“村民的口袋鼓了，青山却蒙了尘。”村支书给我递来一个面包，向我讲起村庄的故事。到了本世纪初，石灰窑陆续关停，轰鸣声戛然而止。没了窑火，村子就像被抽走了魂。年轻人外出谋生，留守的老人守着矿坑，刘志亮也进城做起了生意。

后来，三衢山被开发成石林景区。许多游客到村里来玩，村民顺势开起了“农家乐”，还把村里的农特产品拿出来

的生活中，我隐约感觉到它是个“突破口”，必须牢牢抓住它。

史铁生将地坛看作“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”。“祭坛石门中的落日，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，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”“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，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”……透过这些文字，能看到他内心的孤寂与落寞。同时，他洞察到落日光辉的灿烂，捕捉雨燕高歌的灵动，这又何尝不是他心中悸动与希望的映射？

最初阅读《我与地坛》，是在我患上罕见脊髓病变、经三次大手术、虽死里逃生却落下下肢瘫痪的严重后遗症之后。《我与地坛》中流淌出的点点滴滴，特别符合我当时的心境。那时14岁的我，行动不便又羞于出门，万念俱灰又青春萌动，无法重返校园又忍不住开始自学。在复杂的心态挣扎中，我似乎在《我与地坛》里看到一个“同路人”一位把我的感受以另一种切身记述表达出来的“前辈”。

史铁生和我又都是幸运的。经过时间的沉淀与感知的积累，我们在不同的时空开启各自的写作之路。我偶然接触到写作，第一次投稿竟获得发表，这真令我兴奋。写作好似“救命稻草”出现在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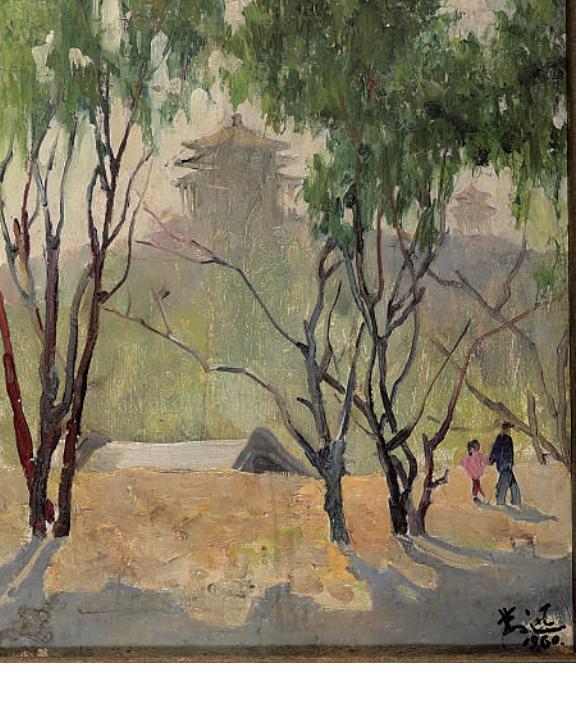
读过。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点——都是写实性写作，都源自史铁生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。史铁生从不掩饰消极情绪和对生死命运的思考，但这并非全部。静心品读其文字，会发现他渴望并努力走出沮丧，让阳光照进并驱散灰暗，他在文字中获得在世间驰骋的可能，用思想与更多人交流。我也希望自己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。

好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。《我与地坛》经常出现在各类图书榜单中，史铁生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，00后最爱看相关内容。Z世代的00后与生于1951年的史铁生产生“精神共振”，是“代沟”无法解释的。在00后眼中，史铁生拥有“人间清醒”“直击灵魂”“治愈内耗”等诸多头衔。当下的一些年轻人试图从史铁生的作品和经历中获得某种能量。

我时常去地坛，走一走史铁生走过的角落，放空自己，寻找灵感。地坛，也是能勾起我思绪的地方。

今天的地坛，与史铁生笔下“荒芜但并不衰败”的园子已大不一样。建筑得以修缮恢复，地坛成了更多人的休憩游玩之所。老年人在这里健身下棋，小朋友在这里玩耍嬉戏，笔墨飘香的书市、金秋的银杏叶、新春的庙会更是吸引了大批读者和游客。

那些苍黑的古柏，曾经默默地看着史铁生在园中寂想，今天依然静静地见证着人、景、物的变迁。在古柏下，恍然间或许会有一个摇着轮椅的身影。是他吗？



油画《角楼》，作者刘迅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 地

本版邮箱：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我一直在等——等峡谷河蜡梅开花的日子。峡谷河的蜡梅只开白花，花开时，漫山遍野竞相绽放，如皑皑白雪般纯净，香了一条河，白了两岸山。

这天，天气陡然晴好。盛支书说，上山来吧。

小车一路拐，一路绕。盛支书早早站在屋门口迎接我们，公路边的三间小平房是他的家。放眼四望，村子里的民居都修成了小洋楼，唯独盛支书的房子朴实无华，看上去不大协调。小平房旁边是盛支书精心培植的梅园，花儿正开得奔放。有调皮的梅枝从砖缝缝隙里钻出来，举一把白花在风中乱颤，招惹着前来赏花的我们。

盛支书站在园子里，随手攀过一根梅枝，给我们介绍梅花。峡谷河的白梅花期长，可开到120多天。你瞧，梅枝上一层花正开得灼灼，另一层花蕾早已悄悄爬满枝头，只待先前的花朵凋零，它们就相继盛开。从冬到春，峡谷河的梅花就这样一轮撵着一轮常开不败。满是白花的枝条上不见一片绿叶，这里的白梅是花开不见叶，散叶不开花。而且，所有的花朵都面朝下开。我捧起梅花细细观赏，急于找到其中奥秘。喇叭形的花朵全是倒挂金

钟，它分内外三层，外层是白色的花瓣，状如狗牙，洁白如玉，当地人干脆称它“狗牙梅”，中间是一层嫩红的雄蕊，花的中心则是柱状的雌蕊。雌雄同体的白梅喜寒，只在极冷天气里才喷出足够的馨香，供人品赏。

从沉醉里抬起头，园子里那棵开着黄、白两色花朵的梅树牵绊住我的目光。

峡谷河不都是白梅吗？盛支书告诉我，黄梅是他前年从浙江引进的，嫁接于本地蜡梅树上，便有了这一树两花的奇观。看惯了白梅的村民争相把盛支书请来，让他帮忙嫁接黄梅。

盛支书参过军，退伍回乡后先干了8年民办教师，后担任村文书。站在梅树间的盛支书给我们讲述着村里的故事。他兴致勃勃，脸上盈盈地微笑，这时，一阵

风吹过，洁白的花瓣落了满身。

在村子里随便走，暖融融的，到处都能看到屋门口的水泥地坪上围坐着三三两两的村民。听说我们专门上山赏梅，人们热情指路，有人干脆主动带路，领着我们参观他家的梅园。

在一片不大的梅园里，我看到3名学生坐在地上写写画画。他们神情专注，我不忍打扰。偷瞄一眼，只见一棵棵梅树、一朵朵梅花被他们搬到画板上，栩栩如生。

烤箱，用来烤面包刚刚合适；另一座把顶部空间改造成地质科普空间，以及一座尖顶书房，简直太美了。这座窑书房，面积虽不大，视野极佳，山中四时，晨昏晴雨，时时都有不同的美景。

大年初二上午，村民们在面包窑前舞龙庆祝，面包窑书房算是正式开业了。客人点一杯咖啡，左手面包，右手书本，坐在窑书房的窗前，静享乡村半日的静美时光。窑还是那两座窑，窑内的风景却已不同。两座窑不再空洞残破，而像是艺术作品矗立在天地之间。窑火似乎也从未熄灭，只是换了燃烧的方式，从前烧石灰谋生，如今为乡村筑梦。

喝完咖啡，我去村里走一走。废弃的猪栏，已变身“三衢艺术馆”，斑驳土墙上挂着乡土摄影作品；矿坑里铺上木栈道，帐篷与泳池成了星空下的桃花源；村里的妇女学会了磨咖啡和拉花，大叔转身成为面包师，许多小青年从城里赶来，在半山腰的书房喝起了咖啡。你看，窑书房的窗前，扎羊角辫的女孩坐在晨光里读书，仿佛山间绽放的花朵，已将春天照亮。

卖，土鸡土鸭，鸡蛋野菜，很受欢迎。

2020年，刘志亮被选为村支书，结识了回乡创业的家富。家富是个85后，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。年轻人有想法，有创意，他开的民宿生意很好。刘志亮找到他，请他给村民上课，讲民宿、谈发展，分享理念。后来，两人踏遍荒废的石灰窑、坍塌的羊棚、积灰的农舍，家富的眼睛越看越发亮：“这些不是废墟，简直是金矿！”

村里修缮了11栋闲置农房，家富出谋划策，开起了“三衢诗集”民宿。为啥叫“三衢诗集”？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。绿阴不减来时路，添得黄鹂四五声。”曾几的这首诗，就写在三衢

说干就干，两座石灰窑，一座安装了

23岁那年，我离开潮州外出谋生。其后10多年时间里，我的家人也陆续离开潮州，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回家住上几天。归家却似度假，拉杆箱进家门，拉杆箱又出家门，便是匆匆一年。只有在老家，离别变得如此具体，不是隔空无声的挥手，而是拉杆箱轮子碾地而过的声响。

父母在慢慢变老，他们当然热爱家乡，却被动跟随我们兄弟姐妹迁徙，帮我们照看孩子。春节假期结束，他们会以元宵祭祖的理由，多停留一个星期。这时他们无比珍惜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时间，然后在离开之前，浇花打扫，把房子里的一切还原。

我们明白迁徙的代价，很多东西就如同断线的风筝再也回不来了。直到某个早晨，我在广州的高楼上醒来，窗外暖阳初升，我坐在沙发上开始烧水泡茶，一个人慢悠悠喝了起來。三杯过后，精神大好。放下茶杯的刹那，我心中大惊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浮现在脑海——晨起早餐之前，喝一杯工夫茶，这个习惯理当是白毛公的，何时悄然转移到我身上来的？

白毛公是我外公。满头白发是他的独特标识，于是被我们喊作白毛公。12岁之前，我跟着这个古板的老人生活，他给我取名，对我严格管教。他写字板板正正，衣柜里有同样板板正正的衣服。衣柜旁边是他最喜爱的手杖，手杖把手刻有一只猫头鹰。他喜欢一手摸着猫头鹰，一手给他的四盆玫瑰花浇水。不过浇花之前，他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摆弄工夫茶具，慢悠悠冲茶。茶盘很小，茶杯也不大，每杯一口刚刚好。他端起茶杯，放在鼻子下面，停住闻一闻香气，然后才开始喝茶。

人到中年，属于我的潮汕基因才重新觉醒，我开始在清晨冲茶。在潮汕方言里，喝茶要说食茶，茶叶被称作茶米。在这里，茶不是饮料，而是一种食物，是生活的必需品。而且必须是工夫茶。若用大茶杯，直接开水泡茶叶，是会被大家看不起的。在潮汕地区，家家户户都备有工夫茶具。就连建房装修之类乱糟糟的工地，只要是潮汕的工人，他们必定会在忙里偷闲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套工夫茶具，三五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冲茶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就连乞丐也有工夫茶具。小时候官塘镇最大的集市叫后亭，就在小镇地势最高的地方。每次跟着白毛公去买菜，要穿过七弯八拐的小巷子，经过一段比较平缓的台阶。在台阶拐角处，有一个乞丐不分寒暑窝在那里。白毛公路过时，有时会给他一点零钱，有时会给他一点零食。于是乞丐远远见到白毛公，便热情打招呼。乞丐有一套工夫茶具，我见过，缺角破损也就罢了，关键是也不干净，全是茶垢。他还有一只炭炉，水烧开以后溅落在炉子上，滋滋作响。乞丐用他被寒风冻裂的手开始泡茶，

用湿润的白纱布盖着，客人来了可自行挑选。早春的时令鲜花有茶花、长寿花、小苍兰、水仙花、大花蕙兰，还有各种颜色的仙客来。外甥女挑选了小苍兰花串和大花蕙兰花串，婆婆帮她戴好后，又在鲜花串的背后对称地插上十几枝艳丽的仿生花，再以发簪固定。

外甥女看着镜中，对自己的造型相当满意。婆婆却要我们等一等，自己梯子，手持大剪刀，到屋檐下剪一些三角梅的花枝。我们抬着头看，才发觉在二楼的露台上，有一棵三角梅，看样子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树龄。此时，粉白粉红的花朵在阳光下披垂，她的瀑布一直垂到一楼的屋檐上。

婆婆把新鲜的三角梅插进生花的间隙，她解释说，焯塘的“簪花围”不能用单一的花，一定得是生花（鲜花）和熟花（仿生花）的组合，也需要鲜艳夺目、香气扑鼻的规整花卉与比较长的独枝花搭配使用。这样，花才是“活”的，戴起来又像才子佳人戏中的角色，又像你自己。

我们都夸婆婆“审美在线”。婆婆笑：“什么在线不在线的，我只知道，自从开了簪花店，往来都是爱美的年轻人，她们赞我的手艺，把我夸得年轻了。你们猜猜看，我今年多少岁？”

见我们在她的白发与簪花、皱纹与红润脸颊上来回探看，不敢下结论，婆婆微笑着说：“我今年85岁啦，学簪花的时候，我师傅25岁，我78岁，我是她奶奶的徒弟。如今，我出师6年多了，手艺可还行？等你们再来，夏天有茉莉花，秋天有桂花和千日菊，冬天有腊梅，婆婆再帮你们打扮！”

遇见

食

陈 崇 正

茶



簪花人

华明娟

华明娟

来到福建泉州，当地朋友一定要带我们去焯塘村体验簪花。“鬓毛不属秋风管，更拣繁枝插帽檐。”“杂与簪簪插，偶逐簪簪斜。”从古人的诗作中可知，彼时簪花的手法，或是在帽上簪花，或是将鲜花与金钗玉簪组合成烂漫头饰，女人簪花，男人也簪花。难道焯塘的簪花，也是这样？朋友笑答，到了焯塘，你自然会明白。

焯塘是个渔村，去往焯塘的路上，早春的咸鲜海风扑面而来。一走进焯塘的街巷，就遇见不少头戴簪花、身穿各色汉服的游客。簪花上，游客们不自觉也昂首挺胸、步履款摆起来，眉目含笑，摇曳着头上的旖旎风景。在此地，一年四季有不同的簪花习俗，春天繁花盛开，是簪花打扮的旺季。

正好，我家外甥女留着及肩长发，我们便公推她去体验一下这“钗边烂漫插，无处不相宜”的乐趣。

我们选了一间婆婆主理的簪花店。婆婆虽然年事已高，白发稀疏，却依旧头戴“簪花围”。她精神抖擞，见人带笑。她一面招呼女孩坐下，一面动作利索地将她的长发扎成高马尾，再将马尾拧成螺旋状，一圈一圈地盘绕在后脑勺上。当这篇平圆髻盘好后，婆婆在发髻的中心插入一根鱼骨针来固定头发，紧接着，她小心翼翼地绕着发髻的外围，为女孩戴上两层令鲜花缀成的花串。婆婆早就用细细的铝丝穿好这些花串，

## 左手面包，右手书

周华诚

